

陕军名家

韩起小说

鬼婚

三秦出版社

陕军名家韩起小说

鬼 婚

韩起 著

三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6 号

陕军名家韩起小说

鬼 婚

韩起 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二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26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546-888-5/I·235

全套四册 (定价: 56.00 元) 每册: 14.00 元

陕军名家韩起小说

小 序

抒情小说写法很多。我只按我的性情写。

我写：

不是父子，不是兄弟。两个男人毕生相依为命。一个死了，另一个却殉葬，连狗也追随了他们。天地之间，荒僻之地，就酿出这样一曲耸人听闻的悲歌。

我写：

一个山村姑娘的慈悲心，终也难以得到理解。人们的心灵，如此难以沟通。她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自己的时候，人们理解她了吗？

我写：

一个畸形的婚姻。一个新娘子入了洞房，正当亲人们欢天喜地之时，却从洞房里走出一个白色的鬼魂，高可及房顶，摇摇地走出大院。民兵追击时，鬼魂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天，人们从一座新坟里，从棺材下面挖出新娘的衣裤。于是人们相信了是幽灵娶走了新娘。

前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说：“在我们背后，有如此

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至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我的理由和根据只有一点：我为创作付出了全副心灵；我写作不是趋附时尚，我是在寻找自我。

我说得决非梦话。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1995年5月30日韩起于西安

目 录

青青的竹	(1)
荷花	(18)
梧桐雨	(22)
山月	(28)
月儿园园	(32)
明亮的带	(48)
我要吃西餐	(64)
三色玉手镯	(77)
野菊的歌	(94)
鬼婚	(100)
蒲公英	(118)
槐香	(122)
小塘边的姑娘	(126)
千头菊的呼唤	(129)

琴声	(143)
暗香	(152)
小山那边	(157)
玉兰	(167)
福气	(175)
良心	(181)
鹿睛	(193)
袅袅的烟缕	(207)
金柱子	(218)
鸽子	(241)
奔波者	(259)
满江红	(272)
鱼歌子	(298)
连理枝	(337)
工人	(377)
太阳升起来了	(394)
捉奸	(399)

青青的竹

从关中乍调汉中，便一下被那青青的竹迷住了。在关中，我见过各种竹器，见过许多古今丹青高手们写竹的画儿，却从未见过活生生的竹。到了陕南，竹竟那么多。几乎每间农舍前后，都或繁或疏地植着竹，青悠悠的，绿云般的将农舍掩映起来，别提有多么清幽雅静了。我于是体味到一种“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古风。其时，工厂刚建，宿舍楼没盖起来。我们工作人员全都赁居农舍。我选了又选，终于选得一处佳境。这一家共六间房，呈“门”字形。四周围了密密实实的竹。房竹之间以及院场边，则生着棕树，秋树，桔树，桃、李、杏、枇杷，还有一颗极瘦高的拐枣、两丛巨壮的芭蕉；树间，盘缠纠扯地生些倒挂牛之类的藤类植物。三面环水。正南一泓不大的水库，两边两条极小的山溪。特别东边这条，距屋十步之遥，从重岩削崖上凌虚飞下，溪水扯得又细又薄，宛似一缕迎风抖开的白纱，日夜淙淙潺潺，如丝竹之鸣。我赁居西屋。房东是一位壮年汉子，人极魁梧。媳妇很有几分姿色。他们父母都七十多岁，瘦弱多病。六个孩子。另有一女子，十四岁，却管房东汉子叫哥哥，管他的媳妇叫姐姐，不知是哪个的妹妹。

建厂初期，工作不忙，闲暇的时间极多。逢了雨天，镇日静寂。只听那位颇有姿色的媳妇，从早到晚，高昂峻厉的声音，就没有停息的时候——

“青青，娃儿哭嘞！——木脑壳！”

“没得猪草了，还死在屋。鬼女子！叫你吃还不如喂猪哩。”

“没得柴了，不晓得？去，扒柴！下午没柴莫想吃饭！——死

女子!”

.....

我终于明白，那媳妇竟是一家的太上皇，丈夫其实不过是她的长工，妹妹呢，便是家务奴隶，她骂丈夫，骂妹妹，两个糊涂老人还打边鼓，助阵。丈夫日子还好过些，一天常不在家。唯青青最苦。一天到晚，从没有闲的时间，而这位姐姐，还动辄便拧，便打。她也从不呼救。从不叫喊，只从眼角扯出两行泪痕，过后便旋即拭去，张惶地忙去了。

一天，我步出院场散步，入了竹丛，忽见她倚着竹，仰头望天，神态恬静而舒意，有一种超脱的滋味儿。她肤色黧黑，面有菜色，颧骨略突，容貌毫无美感。这或许是我从未太注意她吧。现在，我第一次发现她竟有一双极美的眼睛，修长而亮，罩着朦胧的稚气，宛似屋后的一库绿水。她发育不好，身材削削薄薄，胸也平平。我不知她靠什么担负了那么沉重的劳作。一缕激动的波，在胸中荡荡地摇。一个孩子，一个本应充满幻想，天真欢乐的少女，却躲在这里，一个人，默默地从天籁中寻求慰藉。……当日，我悄悄送她一条绒裤。她抬头凝视我，眸子里有种异样的亮光闪了闪，然后俯了头，幽幽地说：

“谢谢叔叔！”便旋身闪出门了。

晚上，房东汉子来了。先是谢我，接着便双手抱头，垂起泪来。我这才知道，青青原来是他的妹妹。家在山外，因父母双亡，“四清”时，家里成份又补定高了，便带妹妹进山，给这个一窝儿孩子的寡妇，做了上门女婿。末了，他恳托我给他妹妹找条活路。半年后，厂里盖起家属楼，我便搬家了。此后，我再不想重温这个旧居，实在不愿再见到那位使人生厌的泼妇。只山野里，偶尔碰到青青两次。她是出来挖猪草的。问及她的生活，只是凄凄地弹泪，说：“哦，我好着哩！……”显然不愿让我为她分忧。

又过了一年，厂里招工，我托了许多人，费了许多周折，终

于将青青招进厂了。开始，只是学习。每天学习完了，她总是到我家，也不多言。找些事儿干。直到确没什么可干了，她才歇手，怀着极大的兴趣听收音机。听一阵儿，便笑默默地向四周围巡视，问我：“多远的声音才能传到这儿呢？”……直到天黑尽了，她才离去。不久，工作分配了，她因不识字，便分在托儿所做保育员。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非议。人们说，招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做保育员，简直是开玩笑。是否与此有关，我不知道，反正厂里决定由我来抓托儿所的工作了。清晨，保育员们早早来到托儿所，一排溜儿站在门口，等候爸爸妈妈们将孩子送来。上班前的二十分钟，是忙碌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的嘱托，孩子们清亮的童音：“爸爸，再见！妈妈，再见！……”织成动人的晨曲，伴朝露，伴清风，轻轻地漾着。但没有人将孩子送到青青身边。虽然她的脸上，溢着那么甜蜜的笑，眼睛里倾出那么真挚的爱。偶尔，有些年轻工人，望望她，甚至讲些极难听的话：“谁这么缺德，安置这么个乡巴佬来看孩子！”这样，青青总是被这些妇女（至少也有四十岁以上了），挤在背后。于是，她默默无言，双手背在身后，靠着砖墙，罩一脸阳光，静静地，瘦削的脸上带着怯怯地苦笑。

几乎每天都要重复两次这样的情景。我的神经先受不住了。保育员们排溜儿一站，青青瘦削的身体，那一身破旧的衣服——裤子连脚踝也遮不住——夹在那些肥胖的、衣着鲜艳的人群中，确实又渺小，又寒伦。况且，在背后，有不少做父母的，窃窃地打听，他们的孩子是不是由青青看的。甚至，一位死了妻子的青工，竟抱了自己孩子，晚上撞到我家，抗议让青青看护他的小孩。“如果她不走，我们不送孩子了。”他们说。我于是含着一种懊悔和自责，婉劝他们，说，青青只是打杂，并不看孩子。……

家长们的担忧，我不久便明白了。我们这些保育员，本都是些家庭妇女，无知无识的，因新厂缺人，便将她们安置并转正了。所以，小市民阶层的习性与心理是极重的。而青青呢，偏偏最无

忌的。一上班，她便忙扫地，拖地，抹桌，收拾孩子们的大小便，帮灶房淘菜，做饭，一刻也不闲着，并且，谁都支配她。她又听不得孩子的哭。一听到哭声，她便停下正干的活，忙足谛听，听准了，便救火般地奔去，也不管负责的保育员也斜的目光，不满的嘟哝，抱起来，晃呀，走呀，孩子不哭了，笑了，她才放心，舒口气，脸上晕起宽慰的笑。并不理会背后那一声：“多管闲事！”——就是她的这种行动，被这些女人们歪曲之后，又添盐加醋，用去挑起那些做父母的抗议的。

我愤慨之下，召集了个会，狠狠批评了这种现象。谁知，这些女人是惹不得的。因她们的丈夫，都是厂里的老工人，或者中层干部，工长，室主任……大小都是个头儿。她们觉得很硬。在工作时，故意促狭，逗起孩子们一片哭声，使正拖地的青青放了拖把，急了满头的汗，在各屋间奔波。我于是告诉青青，往后不要她管孩子的事。她先是愕然，继之眼眶闪出泪光，愧疚地俯下头。于是，脚前水泥地面上，便刹时润上四五点泪迹。从此，再听见孩子哭的时候，她不再跑去了，只是慌悚地立住，咬着下唇，静静地谛听，带着一种大难临头的安宁。那种凄惋，那种忧伤，简直是雕塑家手下的一个女受难者的形象。……

托儿所终于趋于平静。青青的调令虽是保育员，现在却做了勤杂工——托儿所并无勤杂工的编制——也并无怨色。春天到了。没到过大巴山的人，很难想象大巴山春色的美。青山簇簇，绿水悠悠，黄亮亮的油菜，紫雾雾的毛苕，霞艳艳的桃花，白皑皑的桐林……真是花儿的世界，花儿的国度。连空气，也酒般的香冽，喝一口，陶人醉。女大十八变，去了棉衣，青青便一下子跳出一个大姑娘的体型。脸也丰腴了些，有了光泽，个儿头也长高了一大截，胸也高高地隆起了。肤色也变得白净了些。但穿着，仍脱不了土气，衣裤的补疤也多。问她，说，工资让姐姐要去了。

我于是暗暗叹息。她却凄然一笑，反安慰我说：

“比没出来好多了呢。”

我又寻了几件妻子的旧衣，一双旧皮鞋送她。这次却不是出于怜悯，是出于维护个人的面子。谁叫自己多管闲事，办了这么件棘手的事呢？

人靠衣衫马靠鞍。即使穿了妻子的旧衣，青青的姿容也顿然爽气多了。

第二天清早，她精神有些萎靡，眼也红红的，眼眶染了薄薄的青晕。上班时，她也没有在窗口儿站立——自我说后，她早已不在门口迎接孩子了，但她总要躲在窗后，默默地注视，脸上带着梦幻般舒意的笑，虽是淡淡的——但上班后，她找我，说，要给每个孩子发件玩具。我问什么玩具，她从背后取出碗大的一个小竹篮儿，极精致的，并且利用经纬的变化，缀一些十字的花纹儿。我挺喜爱，便问她哪儿来的。

“我自己编的。”她说，漾着微笑。

“你还会做竹器？”我讶然。

她点头，对我说，她的外爷和舅舅，都是有名的篾匠。自幼小儿，她就学会了编篮儿，编盘儿，编筲箕……外爷家的人都爱竹。她的名子还是外爷起的呢——我不禁凝眸审视，她苗条，朴实，一如青竹，没有一丝儿娇艳；唯那幽雅的灵秀，却浓缩了，溶铸了那双眼睛。青青，这真是诗的名字！

我没有让她马上发。我喜欢这些小篮儿。这也是她的心。我不愿叫家长们目睹之前，就叫孩子耍坏。离下班还有半小时，我同她一起，将小篮发下去。这是最难忘的一天。先不说孩子们高兴了，跳啊，笑啊，唱啊，叫啊，沸了锅一般；家长们来接孩子时，没有不赞扬的：

“真好！阿姨买的？”

“不，青青姐姐做的。”

“啊，太好啦！青青姐姐在哪儿？”

“手真巧，活儿做得这么细的……”

“哪个叫青青？……”

看不见青青。保育员们都下班走了，我找青青到家吃饭。转了几圈儿，才在托儿所背后找见她。她浴着阳光，双手背后，倚着墙，微微昂了头，是望青山？是望白云？……她静静地凝立，脸上，洋溢着极度的幸福和满足；那微淡的笑，也极深沉，如一淀融融的春水，在这张极朴实的面孔上流动，荡着微漪。两行枯干的泪痕，益发增了春水的媚态。我想，此刻，她血管里奔腾的，该是酒，是蜜，是梦吧！……飞来两只小燕儿，呢喃着，翩翩地盘旋，奏起一片鸣声。我正要唤青青，忽见她泪又涌出，耀映着阳光，珍珠般莹莹地滚下，同时，放开一脸的笑，不觉逗我忆起绽开的玉兰。……

我不忍搅她，于是立住。

“我给托儿所门口儿种点竹吧！”那天中午，她向我提出。我不以为然地漫应了，权做闲话，并不介意。过了一个月，她果然挖了许多竹根来，植在托儿所门前的护坡边和房后。第二年春天，便钻出许多笋，一片蒙茸，一片嫩绿，一片新意，一片生机……当然，这都是后话。

青青的这次行动，挑动了托儿所女人们贪利的心弦。下午，女人们便围了她，问：

“青青，你会编筲箕吗？会了给俺也编一个。老说去买，也出不去。”

“筛子会编吗？集上卖的简直粗得不能使。”

“竹篾子炊帚还是好使。好做不？”

……

青青呢，只是静静地笑，频频地点头，兴奋得很，激动得很，脸都晕起红了。

青青却是灵巧。篾刀在她手中，灵巧极了，破出的篾条儿，要

多细便有多细，吱——地下去，细细的篾条儿便抽出来。编时，只见一丛篾条在她怀里跳，活泼泼的，跳着，颤着，一件竹器便形成了。高兴时，便哼起不知什么曲儿。这件业余工作，使她沉浸进去。每天，她都做得很晚。而星期天，她又到二十里外的深山砍竹……我本不愿她做这些，因见她极有乐趣，也便罢了。

不久，我们灶房便有了许多竹器。每个保育员的家，也都有了她的竹器。只要一个人要什么，青青给编了，其它人便一起来找。先是炊具，然后用具，甚至连书架都提出来了。而做为回报，青青得到的，仅仅是可以接触孩子了。在孩子哭的时候，她也可以抱一抱，哄一哄；后来，又固定给她十几个孩子带，她们也不再给家长们学嘴了，甚至，也肯为青青说句好话了。这样，青青就相当满足了。她照看孩子，就像履行什么神圣的职责，眼睛不知疲倦地在孩子身上游来游去，那种幸福和满足的光波，每分每秒都在脸上漾动。……

厂房一天天的落成，生产也渐渐正规。家长们提出新的意见，要求分大班，中班和小班，对大、中班进行文化教育。这是在一次家长会上提出的。那位死了妻子的青工说话尤其尖刻，说厂里托儿所是愚民所，孩子五六岁，连个歌儿也不会唱，字也不识。当然，我从他眼睛里还听到另一句话：“一帮老娘儿们，文盲，能把孩子教聪明？”不管怎么说，他的意见还是对的。但保育员中真正识字的几乎没有。后来，我还是分了班，由我任教。唱歌呢，临时借了车间一个女工。第一天上课，青青跟孩子们一起，坐在后面听。就在那天傍晚，她到我家，拿了一册破旧的小学一年级课本，一枝铅笔，指点上面的字，问：

“叔叔，这是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对，青青，这才是正事。乘年轻学点文化吧——唉，我早就想叫你学……那个编竹器的事儿，要叫我说，就歇手吧，今后专心一意学文化！”

“不，我编哩。不耽误的。”

我万没想到，她竟是个极聪睿的女子，当晚教了七个字，第二天就都熟了。晚上，便要我多教两个字。她学得快，记得快。一个月后，她便主动教起孩子们识字了。但，她过累了，脸庞一天天削瘦起来。而编竹器的事，她又脱不得。女工教歌儿，她也跟着学，并且学三四遍便会了。女工病了，她便教。初始，是重复那个女工的，孩子们喜新鲜，老唱一样的，便唱厌了。她为难了，站在孩子前面，笑默默地想一阵儿，说：

“我唱个新的，你们听好听不好听，如果你们说好听，我再教，好吗？”

“好——”孩子们欢呼。

于是，她望望窗外，张开口，见有人影，便止住；过了半分钟，晕红了脸，唱道：

“荷包哦儿嘞，绣一哟针哪，
绣起那个天上哦五彩哟云，
寅时那的落雨哟卯时哟晴。
荷包哦儿嘞，绣二哟针哪，
要绣那个四姐哟下凡罗尘，
四姐那个下凡罗闹东哦京。
.....”

她一气唱了十段儿，声极亮，极柔，音色也好。逗引得保育员们全都来听。仿佛那山，那水，那天，那云，那仙女……全都从歌儿里溶出来，化出来，叫人心心里都是清澈的，澄明的。过后，我问她还会唱什么，她说会唱好多。我叫她唱，她绯红了脸，笑悠悠勾下头，说：

“都是娃儿时婆教的，不好。”

我再三让她唱，她喃喃说：

“唱不出的……不好。”

我于是明白了。因为，据说本地的山歌儿，多是情歌。儿时不懂可唱，如今懂事了，也便吐不出口了。我叫她将十绣荷包选两段儿教孩子，但个别家长反对，说是野声野调儿。

到年底，青青的处境便好多了。年终评比时，我原想，会评上青青的。这样，对她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好处；再说，一年中，她也是最辛苦的了。不料，我碍于开口，保育员们并不选她，却选了一位副厂长的夫人，一位劳资科长的夫人。青青呢，不管别人提谁，她总是举手，同意，谁选上了，她跟着众人拍手儿，凝注着被选的人，幸福地笑着，好像她自己被选上一样。孩子们的心是单纯的，是真实的。他们做通了爸爸妈妈们的工作。青青的处境显著地改观了。

过了年，因工作需要，我不再管托儿所，又要调回厂后勤部了。我担心着青青。在我的心目中，她已像我的亲妹妹了，虽然她总是叫我叔叔。她现在瘦多了，这由于她过度的劳累。白天，工作时过分集中精力，晚上，又学文化，又编竹器，加之泼妇的克扣，生活太俭苦，我真担心她垮了。我于是掏出心里话，劝她逢事莫太认真，太实在，也不必应承别人的一切要求。末了，我问她：“你明白吗？”

她晕红了脸，幽幽地笑，勾了头，捻着衣角，不声，不响。我以为她没懂，又讲一遍，问她：“明白吗？”她才抬头，顺下眼皮微微愧疚地说：

“我听人家一说了，我就……就觉……欠着人家什么东西……不，我还睡不着，心慌……”

我微微一惊，呆了，心里泛起淡淡地自惭。灯下，突然觉得她俊多了。这姑娘，她心里竟没装着一丝儿自己。难道，这里山水的灵秀，日月的精华，就溶铸了她这么颗晶莹的心么？……

“你学了多少字了？”

“一千……”她抬起眼皮，“零三十六个字了。”

“你愿出去学习吗？”

“我？”她先是脸上一亮，继之，阴影晃了晃，平静了，“我没得文化……”

我对她说，只要肯学，也快。又问了她哥哥的情况。对她说，学习会给她带来好前程，往后定级，升工资，都会有用的。我又讲了几个生动的保育员的故事。她听得痴迷，脸上笼起梦般的笑，那里面，蕴藏了过多的憧憬和向往。于是，从次日始，我便为她的外出学习奔波活动了。

倚仗她年轻，好学，又借助厂里也需要一个懂行的保育员，我还是将事办成了。我又到她姐家，骗她说，青青进去学习，工资没有了。本是好心，却生出枝节。这位泼妇是只有钱心的，便找到厂里商闹，不叫青青出去学习。哥哥来劝，被她骂道：

“你敢管我的事，龟儿子，我叫你滚！”

哥哥激怒了，忍不住，便吼她两句。她当下便扯了丈夫，又抓，又打。哥哥愤极了说：

“老子钻深山当讨口子（即讨饭的），也不在你家熬喽！”

这话正叫匆匆赶来的青青听了，便张惶地劝撒泼的姐姐：

“我不去了，姐姐，我真不去了……哥哥，你莫走啊，我……我就你一个亲人……”说着，泪像断线珠儿似的滚。

青青自己真的不去了。我再三劝她，讲学习的好处，讲学习对她前途的重要。她再也不听，只是摇头。她总是重复这一句话：“我不……我不去了。我哥哥要吃苦哩。”……

唉，真没见过这样的活菩萨！

工厂开始大规模生产了，材料供应成了重要环节，设在省城的采购点扩大为采购站，我被调去当了站长。离开工厂匆匆地过了两三年，整日整年的忙碌，很少回去，自然也很少见到青青。但